

細菌戰受害者再揭日侵華罪行

日寇常德播鼠疫逾七千人枉死

■當年的廣德醫院首先檢測出了日軍在常德進行細菌戰的鼠疫桿菌。 網上圖片



■曾經的重疫區雞鵝巷。 記者易新 攝



■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雞鵝巷，曾是日軍細菌戰的重災區。 網上圖片



■在常德撒播鼠疫細菌的日軍97型輕型飛機。 本報湖南傳真

■擺在鼠疫公墓準備下葬的棺材。 本報湖南傳真

1941年，侵華日軍為打通進軍陪都重慶的道路，悍然在湘黔門戶——常德發動細菌戰。日軍播下的鼠疫像幽靈一樣在常德、桃源一帶蔓延達數年之久，據深入調查，受害者達7,000多人，造成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日前，16位日軍常德細菌戰受害者代表在日本律師傳真過來的《訴訟委託書》上簽名，參與日本和平民眾「安倍靖國參拜違憲」訴訟，該案原訂昨日第二次開庭，但仍未有消息傳出。而此前，常德細菌戰受害者曾展開向日本政府提起民間索賠，該訴訟前後達10年之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錦屏、易新

1941年11月4日凌晨，古城常德的市民大都還在夢鄉之中，忽然一陣飛機的轟鳴劃破寂靜，驚醒過來的常德市民都明白，又是該死的日軍飛機來了。但那天很奇怪，日機繞着常德城轉了幾圈，也沒有聽到慣常的巨烈爆炸聲，又無聲無息地飛走了。

日機低飛 遍撒稻穀垃圾

聶家林，在眾多關於常德細菌戰的書籍裡，都稱他「聶皮匠」。聶皮匠從小住在常德雞鵝巷。2008年，雞鵝巷棚戶改造，聶皮匠搬到了距此數公里外的紫橋社區。

記者找到聶皮匠時，他正在自己的鞋店裡忙活。一間幾平方的小店，門口擺一台打磨皮鞋的機器，招牌上寫着斗大幾個字：「雞鵝巷老店」。聶皮匠今年80歲了，但眼不花、耳不聾、手不抖，還在從事他的老手藝。

「那天日本飛機來，很多人看見了。日機飛得很低，最多5—6層樓高的樣子。」聶皮匠向記者比劃着說，飛機上的人都能看得清，飛機艙門打開，也沒有投炸彈，只是從上面丟下一堆堆的麥麩、稻穀，還有一些破布爛巾之類的垃圾。垃圾撒在雞鵝巷、關帝街一帶的屋頂、街面上，一片狼藉。

死者臉青紫 口鼻有血痕

雞鵝巷處在常德最中心、最繁華的位置，直至今日一直如此。記者找到這裡，原來是一段僅數十米長的街道，由此過去兩個街口，就是如今常德城最繁榮的步行街，人聲熙攘，商業興旺。

聶皮匠告訴記者，以前的雞鵝巷更窄，青石板路，兩邊擁擠着木板平房，巷子兩邊都是各色餐館店。比如米粉店、餛飩店、羊肉店、醬菜店等等，當時有說法：「要吃飲食到雞鵝巷」。他家就住在第三家。

聶皮匠說，日本飛機來過之後，有一天母

親突然告訴他：「程家大屋死了好多人！」程家大屋就在街口的拐角處，聶皮匠當時9歲年紀，膽子大，就跑過去看，就見程家大屋裡，擺了一排死人，有的用布蒙着，有的袒露在外，死人臉色青紫，口鼻邊還留有血痕，屋子裡鬼氣森森。

聶皮匠說，沒多久，穿白衣蒙口罩的防疫人員就趕來了，雞鵝巷兩頭派了警察把守，再不許人出入，防疫人員逐一給人抽血化驗，陰性的可以離開，如果發現是陽性，就送到西門外的隔離醫院強制隔離。

聶皮匠回憶，那天防疫人員從程家大屋往外抬屍體，一具接一具，一共抬出七個死人來。從此之後，程家大屋變成鬼屋，很長一段時間無人敢住。

至死未知成犧牲品

1943年11月，常德會戰打響，守城的74軍57師8,000多名中華好男兒浴血奮戰，寸土不讓，日軍每奪下一處房屋，就放火焚燒，常德城化為一片火海。烈焰焦土，日軍兩年前播下的瘟疫終於在城內滅絕。但流播在鄉村的鼠疫依舊在廣大鄉村不斷製造人間慘劇，但當時戰事緊張，無人再過問疫情，鼠疫最後於何時消失，再也無法考證。

這場由日軍731部隊實施、慘無人道的細菌戰，以常德為中心，涉及周邊10個縣，30多個鄉鎮，150多個村，奪走無數中國人的性命。在整個常德地區，到底有多少無辜百姓因鼠疫喪生？由於當年條件限制，並未有確切的統計。

常德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主席、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名譽會長陳玉芳介紹，1996年起，常德市成立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經過長達5年的艱苦調查，記錄的有名有姓的死者為7,643人。可憐這數千無辜冤魂中，大多數人至死都沒搞明白，他們是日軍殘暴細菌戰的犧牲品！

全家11口 近半染疫亡

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副會長徐萬智，1940年出生，他親眼見證了家中成員因鼠疫凋零近半，成為心中一輩子的痛。

1942年春，在冬天有所沉寂的常德鼠疫又開始爆發，並在該年4月進入發病高峰。徐萬智出生在常德漢壽縣聶家橋雷家坡村，此地距常德城30公里左右。1942年，他的父親到常德雞鵝巷一帶賣米，結果不幸染上鼠疫。

徐萬智向記者介紹，父親從常德回來後，突然就病了，發燒、抽筋、嘔吐，當地郎中束手無策，沒幾天父親就死了。當時，徐家是一個大家庭，他們和爺爺奶奶以及叔叔一家住在一起，全家共11口人。

父親死後，年僅5歲的堂哥也得了病，病症和父親一模一樣。堂哥很快去世，上午才出殯，下午，奶奶又發病了。幾乎同時間，他讀小學的親哥哥徐萬誠也得了同樣的病。沒過多久，年僅30歲的叔叔也染病辭世。

徐萬智說，當時家庭裡的淒慘情況，儘管年幼的他還不太明白，但後來家裡人跟他說起，都止不住掉眼淚。一場鼠疫讓家中5人喪命，後來連棺材都置辦不起了，只好抽幾塊樓板拼一個方盒子，草草安葬了事。

徐萬智所在的雷家坡村是一個自然村，一



■徐萬智一家5口人因鼠疫而亡，現在他熱心協會工作，要將日軍細菌戰罪行揭露出來。 記者易新 攝

石公橋家家舉喪

徐萬智家的情況，只是當時常德鄉村疫情的一個縮影。在日軍常德細菌戰展區，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距常德30公里的石公橋鎮，地處湖區，交通發達，商業繁榮，約有1,500個居民。鼠疫蔓延至此，在短短兩三個月時間裡，石公橋160餘人暴死，按倖存者的描述，當時石公橋家家舉喪，路斷人稀，陰氣森森，成為鬼域之地。

焚屍臭味幾里外都聞到

為了紀念日本細菌戰的死難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常德市在市博物館專闢了日軍常德細菌戰展覽，供人免費參觀。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有資料記載的常德第一例鼠疫病例在1941年11月11日發現，患者是家住在關帝街的名叫蔡桃兒的12歲女孩。11日晚9點多，蔡桃兒突發寒顫、發燒、頭疼及嘔吐症狀，住進了廣德醫院（今常德第一人民醫院）。

13日，蔡桃兒心力衰竭死亡。當時廣德醫院醫師譚學華和駐常德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分隊長肯德（Heinrich Kent）對其屍體進行解剖，證實蔡桃兒是患鼠疫身亡。從11日開始，常德城內每天都會發現鼠

疫病人，據重慶國民政府從常德獲得的情報，至11月19日，常德「民眾染疫者達55人」。鼠疫的恐怖陰影，籠罩常德全城。

今年79歲，從小住在城內西園牆巷子裡的李明庭向記者介紹，當時政府在常德西門外的鐵佛寺（地名）建造了三座焚屍爐，專用來火化染疫致死者。由於死人太多，焚屍的臭味幾里地外都能聞到。

「實際的死亡人數遠遠不止官方統計的數字。」李明庭說，很多人因害怕火化，向政府隱瞞了真實情況。他向記者介紹，他的奶奶就因染上鼠疫死亡，但為了躲避火化，他家將奶奶的屍體趁夜深偷偷運出城，用小船渡過沅江，運到常德城對岸的



■李明庭（左一）、易孝信（左二）、劉書文（左三）在「常德會戰抗日紀念碑」前向記者講述當年日軍的暴行。 記者易新 攝

德山安葬了。因這個原因，後來政府修建了鼠疫公墓，鼠疫死者改由衛生工程隊消毒處理後埋入公墓。

民間勢清算血債 跨國訴訟路漫漫

常德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主席、常德市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名譽會長陳玉芳對記者不諱言，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民間索賠訴訟，是來自日方的提議，而訴訟能夠堅持十年，也離不開一批正義的日本專家學者的不懈努力與支持。

從1996年起，常德細菌戰受害者開始準備對日本政府提起民間索賠，至2005年7月1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宣判，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案二審敗訴。陳玉芳卻並不氣餒，她對記者表示，通過索賠訴訟，讓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到當年侵華日軍在常德犯下的人道罪行，這才是他們最想達到的結果。

從常德德山一家工廠退休的徐萬智，是參加訴訟的積極分子。到東京出庭費用都來自民間捐助，並不充裕，原告團大部分的機票路費都是自己掏腰包，十多年來，徐萬智去過日本3次，花費不少。徐萬智的退休工資不高，但他一點都不後悔，他對記者說：「日本鬼子在常德壞事幹盡，一定要把他們的暴行揭發出來。」

日法院首認罪行屬實 惜遲來50年

經過長達5年28次庭審，東京地方法院於2002年8月27日作出一審判決，認定侵華日軍七三一部隊曾在中國的常德、義烏等地實施了種族滅絕性的細菌戰事實，

「既違反了日內瓦協議，也違反了海牙陸戰條例並產生了相應的國家責任」。但不判決日本政府向中國原告謝罪賠償。中方原告團當即向日本東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自此案件進入二審程序。2005年7月1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宣判，基本維持了一審判決。

儘管十年辛苦，未竟全功，但陳玉芳表示，這場官司的真正意義不在得到多少賠償，而是通過官司，清算日軍侵華罪行。同時，訴訟案促使日本法院判以法律形式認定了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事實，這在日本也是首次。

但同時陳玉芳也表示，這是一場遲到50



■2005年二審判決前，中外記者在東京高等法院前等待結果。 本報湖南傳真

年的訴訟，最大的問題是調查取證越來越難，同時受害者、見證者大多年事已高，活着的證人越來越少，時間越來越緊迫。



■陳玉芳向記者介紹訴訟經過。 記者易新 攝